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
## 第十一回 恐負心著人暗訪 堅孝念感動神明

話說汪百萬，一團愁悶，忽聽見孺人說是可以反假為真的計策，急忙問計。汪孺人附耳細細商議道：「只消如此這般，拜過了家廟、親族，以假為真，豈非妙計。」汪百萬聽了大喜，即著人到揚州，一路來打探。打探了多日，不期這日，汪萬鍾見卞興祖久不出來，一時呆得不耐煩，要行自己的事，遂不等他，往前徑走，走了兩日，忽聽見後面有人叫喚，只得立住了腳。那人走到面前一看，原來是京中服事過的家人，叫做汪勤。汪勤磕下頭去。汪萬鍾道：「路途中不消如此。」因問道：「從你當年跟了太爺回家，我因王事匆匆，幸喜平定還朝，今又告假。因心中有事，欲待先完了心事，然後來拜見太爺，不期在此遇見了你。你可先回，我慢慢來見太爺，你不可向人說出，驚動地方迎接不便。」汪勤道：「今日老爺是無心遇見小人，小人是有意來尋老爺的。如今小人奉太老爺之命，說老爺還朝辭朝，尋親養親之事，太老爺一一俱知。今遣小人請問老爺，生我之恩，成我之德，可有分別麼？」汪萬鍾道：「生我之恩，昊天罔極；成我之德，終身不忘。古人所謂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鮑叔是也。」汪勤道：「老爺如今尋親養親，也可有甚麼分別麼？」汪萬鍾道：「這有甚麼分別，盡人子之孝念耳。」汪勤道：「老爺與我太老爺，恩德如何，可思報否？」汪萬鍾道：「我與太老爺雖無生我之恩，而有成我之德。況且名分已定，終身何敢忘報也。只是我如今欲先尋生我的父母，然後來見太爺，才有次第。」汪勤道：「老爺說尋親養親沒有分別，生我成我俱不可忘。如今老爺尋親，年代久遠，又經亂後，物換人移，桑田滄海之際，老爺孤身一人，耳目不能遍察，一時如何尋訪得著？如今莫若同小人回去，見了太老爺，先盡養親之念，然後多著能事之人，與老爺四處求尋，自然尋著，豈不甚易，豈不兩全。」汪萬鍾聽了，躊躇了半晌道：「你這句話到也說得有理。」遂將行李付與汪勤，一同到徽州而來，且按下不題。正是：

一朝重合好，琴瑟又隨之。

且說卞興祖，辭了祖父母，身背竹籠，先往城市，後到鄉村，到處訪問易吉兩姓。一個少年的進士，只為孝念心堅，不辭辛苦，依舊又尋到蘇州地方來。一日，走得辛苦，要尋歇息之處。只見前面有一個小小茶庵，遂走入庵中。並無一人在內，止正中間有一位神像，只因香火無人，剝落得並無光彩。兩位使者，形體相殘。卞興祖看了，不勝嗟訝道：「多因神聖無靈，以致廟兆傾頽至此。」再一看去，有個小小匾額。近前細看，方知天曹猛將之神。因將竹籠放下道：「既是天曹，必知人間去就，我何不祈禱一番。倘神有所知，使我與父母早早相逢也不可。」遂向神拜了四拜，暗暗祈禱道：「若使我父母相逢，定當重興廟宇。」說罷起身，就在神前板上坐，不一會，只覺神思昏昏，要睡起來。興祖將身子靠著竹籠打個盹兒。誰知合眼間，只見一位金甲神將，立在面前，與他拱手，說道：「吾神一日間游遍寰宇，豈以此地為駐節。然有感必應，怎說無靈。你今前程遠大，不責於汝。汝今要尋父母，任爾走遍天涯，也難會合。吾今憐汝孝念，指示迷途，汝須聽著：

兩人山下立，單絲已有文。

長江間一阻，骨肉盡歡欣，

說罷，叫道：「興祖興祖，地方姓名我已說明，父母相會不遠，及早前行，吾神去也。」卞興祖猛然醒來，定了一會，方知是夢。再看神櫥之內，卻是一位金甲神將。不禁大喜道：「原來感動尊神，賜我此夢。方才冒犯，實出無心。」便又拜謝了一番。遂將詩句參詳，一時再解不出。道：「明明說是地方姓名俱已說出，怎我再參解不來。」又想了半響，忽然有悟，不禁拍手大喜道：「原來前兩句合起來，豈不是個徽字，叫我到徽州去尋訪。第三句江字，中間添一字，豈不是個汪字，叫我到徽州汪姓人家去尋訪，自然父母相逢，骨肉歡欣之意了。」卞興祖一時解明，不勝歡喜，感激神靈，又到神前拜了四拜，道：「弟子此去，得見父母之後，定當重塑金身。」拜罷，依舊背了竹籠出門。正是：

孝念從來感格天，神明豈有不週全。

其中慢道相逢巧，緣有因兮因有緣。

卞興祖不到別處，竟望徽州而來。不一日，到了徽州，尋個宿處，夜間問了店家。原來徽州與別處不同，凡是一姓，俱在前後左近，相去不遠，並無外姓在內。故此卞興祖到一個所在，只訪問有汪姓的就去貨賣。

一日，訪問了一個汪姓大族，看千百餘家地方。卞興祖這日早早的走入村來，就有人家使女村婦叫住，不是買鞋面零細，就是要買梳子刷抵，以及零碎物件。卞興祖耐了心性，一件件將有紅印的紙，包好了遞與婦人女子。賣了這一家，再到一家，逐次賣來。忽抬頭，看見前面有數根朱紅的旗竿，上面俱是金字，被風吹得繡帶飄搖，紅旗招展，一時看不明白。因暗想道：「這是甚麼樣人家，這等軒昂，畢竟是個科第世家了。只不知是那一位老先生？」心裡想著，信步走到門樓前來，卻見大門內上面懸著一個大金匾額，上寫的是「狀元及第」四個大字。因立住腳，暗想道：「這汪狀元就是汪萬鍾年兄了。原來他家這等齊整富貴。這是他大門首，他雖不在家，倘或有人出入，看見了甚不雅相。」遂連忙低著頭，走了過去，就有一隊衙役，遠遠喝道而來。卞興祖閃在旁邊問人，方知汪狀元只在早晚榮歸，故此府縣官來到門伺候。卞興祖問明，依舊貨賣。轉過一條小巷裡來，早被幾個婦人叫住，買了幾件進去。不期轟動裡面一眾婦女，俱到後門，簇擁著貨郎，爭著要買，險些兒不將竹籠賣空。卞興祖問道：「你們是何等人家，買了我許多東西？」

內中有個使女笑道：「希罕你這幾件東西，就笑人買不起。若我家狀元老爺回來，你若肯賣，連你也買了做個書童服侍。」內中又有一個嘴快的笑說道：「買了他這個俊貨郎做了書童，你就好配他了。」說得眾婦女一哄嘻笑進去。卞興祖又到別家去賣了。這一眾婦女，嘻嘻笑笑走入內來，卻被裡面孺人與素娥聽見，叫過一個丫鬟問道：「你們何事，這般嘻笑？」丫鬟道：「今日有個蘇州貨郎，在後門賣貨，我們買他幾件。他笑我們買不起，故此笑他。」素娥道：「你們買的是甚物件？」丫鬟道：「我買的是梳抵。他買的真正蘇貨，價又不貴。」素娥道：「若是果然好，我明日也要買幾件。你買的拿來我看。」丫鬟送上，素娥逐件打開看完，素娥忙問道：「貨郎多大年紀了？」丫鬟道：「只好十六七歲，卻生得秀美異常，不像做生意的。」

素娥聽了，再將紙包上的紅字，細細又看，屈指暗算，不覺一陣心酸，落下淚來。汪孺人見了，忙問道：「我兒好端端為何下淚？」素娥見問，只得說道：「母親有所不知，孩兒因見紙包上紅字，暗想當年，不由我不傷心。」遂道：「當時將蘭生交付老僕，至今不知生死。今日看見這貨郎紙上紅印，卻寫著是蘇州吉蘭生，姓同，名同，怎不叫我不心痛。」汪孺人勸慰道：「天下同名同姓的也多，吾兒不必如此。」素娥只得拭淚，吩咐丫鬟道：「明日貨郎來時，可來報我，我有道理。」汪孺人乘機說道：「我自從同你來家，只因你父兄在外，我又家事經心，到將你的事情耽擱。及至你哥哥報捷，父親回家，總無一日清閒。又不幸你嫂嫂身故，近又得了凶信，我的心事，愁有萬千，今日也不便對你細說，日後自知。只是你如今，雖非我親生，然同居一室，已有十四年矣。我時常問你終身之事，你只含含糊糊，惟有相依我為命。但我今想來，你出門之後，易吉成仇，又遭離亂。我也時常托人到蘇州為你察訪，俱說易家當日，買囑理刑，將你丈夫謀死監中。後來易家天報，已是瓦敗冰消，不可復問矣。我今有句話要與你商量，不知你可聽從否？」素娥聽了，道：「孩兒蒙母親救援，復蒙恩養多年，涓埃莫報，又憐自己賦命涼薄，是以長齋禮佛，以了終身。心如死灰久矣。不知母親有何話與孩兒商量？」汪孺人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所欲者富貴，所愛者兒女。你今年未四十，前程正當遠大，何苦自墮自棄。我昨日已與你父親商量，欲為你尋一富貴人，同偕伉儷，使你終身得所，我心始安矣。」素娥聽了，著驚道：「孩兒只知女子事夫，從一而終，未聞中途變節。況且孩兒不是無夫無子，只不過消息難通。終有日天可見憐，得能聚合。今母親忽以富貴，欲奪孩兒之志，則孩兒寧死不從。若說負母親收育之恩，不能報答，使孩兒以不盡之年，即當削髮空門，祝母親於無疆矣。」說罷，痛泣不止。汪孺人只得安慰道：「此事原非一言可決，等你父親進來，再與你計較。」說罷，有事出去。正是：

悠悠忽忽奈何天，矢志堅心誰可憐。  
不是這番閒論究，幽蘭空答倩誰傳。